

朝鲜战事

CHAOXIAN ZHANSHI

下卷

奉献给你一段不应淡忘的回忆

经历过的才懂得什么是血与火

中国青年出版社

徐孔
著

朝鲜战事

徐 孔

下卷

马耀华带着小王和英语联络员，冒着炮火，向正南——一营的阵地快速走去。

“首长，你听，二营那边也打响啦！”跟在后边的小王吃惊地说。

马耀华猛地站住了。果然，在东边——四环北里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这就是说，这个团的侧翼阵地也受到了攻击。在这同时，更东的地方——麟蹄方向，和西边——华川方向，炮声也越来越紧，而且，那炮声已经远远地深入到一团阵地的北方。这个团已经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了。

英语联络员神情不安地说：“咱们的后路可能被敌人切断了。”

马耀华平静地说：“这炮声使你担心咱们的后路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可是你忽略了另一方面，这炮声也说明，咱们的主力已经渡过北汉江，到达了预定的有利阵地，更有力的歼灭战正在等待着敌人。”

“哼，美国鬼子顶松包啦。”小王接着副团长的话说：“五次战役一开始，吓得他们像个兔子似的，整天地撒开脚丫子跑。眼下又回过头来，像个瞎子似的，蒙着眼睛往咱们枪口上撞，你就看着吧，这一回，咱们的胜利一定更大啦。首长，你说对不对？”

马耀华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敌人新上任的总司令李奇微比他的前任麦克阿瑟更难对付，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咱们快点走吧！”

三个人加快了脚步。

这时，马耀华的心里好像塞着一团火。自从4月22日，我军展开了第五次战役，经过两次强大的反击，消灭敌人四万多，把敌

人从汉江防线向南逐退了五十至七十公里,但整个战役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敌军接替麦克阿瑟出任总司令的李奇微,总结前四次战役的教训,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条件,制订了一套新的战术——磁性战术。当时制空权完全在敌人手里,我军的作战物资和粮食供应十分困难,主要依靠部队自身携带。因此,我们的攻势只能维持半个月左右。在粮食和作战物资即将用完的时候,不得不组织部队撤退。李奇微抓住这个特点,在我军进攻时,依靠他们机械化快速运动的优势,逃避打击,节节后退。一旦我军开始撤退,又利用他们机械化快速运动的优势,实行“穷追战术”,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向我军撤退部队疯狂反扑,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局面。为了保证主力安全转移,不得不留下少量部队在后边坚决阻击敌人。黄河部一团担任的就是撤退当中的后卫阻击任务。他们在杨口以北构筑阵地,已经阻击了两天,今天早晨接到师长的电报,要求一团再阻击一天,今天夜里相机撤退。今天,是决定性的一天,敌人在正面和两侧突然增加了压力。他必须迅速弄清敌人的情况,以便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并做出一团夜间转移的计划。

他们跃过一道敌炮封锁的山沟,攀上了安平山的北坡,到了一营指挥所。

一营参谋尚全友正坐在炮弹箱子上打电话,一边往作战日记上记录着数目字。吕杰右手叉腰,站在尚全友的旁边,满脸怒气地出声地吸着一支粗大的卷烟。眼下虽说进了六月,早起还是挺凉的。但吕杰只穿一件背心,满脸满身腾着汗气,沾满血污的上衣丢在身旁的地铺上,墙边靠着一支上着刺刀的步枪,刺刀刃已经崩卷,枪身上沾满了血迹。那样子,一定是他刚从前沿回来,亲自和敌人拼过刺刀的。吕杰,如今虽说已经当了营长,可是在紧要关头,还是短不了亲自参加白刃格斗。好像,若是光是在后边指挥,不亲手刺死几个敌人,就出不了他心中的恶气似的。他见副团长的后边跟着英语联络员,满脸不高兴地说:“你不是想了解情况吗?

打个电话事情就办了，何必在这种时候自己往前跑！”

尚全友一见老首长，高兴地叫声：“副团长！”急忙合起作战日记，搬过了一个座位。

马耀华在吕杰的旁边坐下来，问道：“前边的情况怎么样？”

吕杰摔掉烟屁股，恶狠狠地骂道：“李奇微从哪个坟堆里拣来个‘磁性战术’，从早起，就用坦克带着步兵，整连整连地往上拥。刚才有两个多连拥上了双头山阵地，我正在那里，带着部队用刺刀捅，手榴弹砸，干掉它七、八十，才算赶出去了。这帮混蛋，就像六月里的苍蝇，你不辗死它，它就拥成疙瘩往你身上粘。”

马耀华见吕杰那暴躁的样子，笑了，说：“部队的任务是什么？他采用‘磁性战术’，那正好！他粘着你，你就干掉他。他若不来，你不是还得去找他打吗！”

吕杰一听副团长这话，也乐了，说：“倒是这么个理儿，我是叫他们麻烦了。听动静，二营那里也打上了，麟蹄和华川两个方向，炮声已经响到北边很远的地方，不知道咱们军的转移情况怎么样了？”

马耀华说：“师长来电报，转移的计划已经基本完成。今天是最紧要的一天，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坚决卡住敌人的王牌——陆战第一师，使它寸步不能前进。你们的双头山阵地正是咽喉，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吕杰满有信心地说：“这个你尽管放心，有高材和郑天保，一连这把钢刀就卷不了刃。今天他们采用‘磁性战术’对‘磁性战术’的办法，敌人进攻他们就坚决地打；敌人逃跑就跟着屁股追，敌人攻到现在，连一寸阵地也没有夺去，一连倒乘势攻占了敌人前沿的两个小山包。”

马耀华忙问：“一连在反击的时候没有抓到活的吗？”

“甬提了！”吕杰懊恼地说：“早起团长来电话了解敌人的情况，我就想到了‘捉舌头’（捉俘虏）这件事。七点多钟，林虎从双头山

阵地给送来一个，还是个戴肩章的。我叫林虎马上押送到团里去。哪曾想，那家伙是个短命鬼，刚下指挥所的山坡，就叫他们自己的炮弹把脑袋炸了个窟窿，找阎老五去了。”

马耀华说：“敌人只要进攻，就说明它还有活的，咱们再抓一个。姜治国到什么地方去了？”

“还用问？在一连！”吕杰无可奈何地说：“我和他商量不止一次了。我说：‘老姜啊，你现在是教导员了，不是指导员，咱们两个得掌握好全营的事情，你别总往一个连里跑。’你一说，他就笑嘻嘻地表示同意，可是哪里战斗一激烈，他马上又往哪里跑。刚才我从双头山阵地回来，一说那里压力大，他抬脚就走了。就这样，营指挥所常常就剩我一个光杆司令。”

马耀华说：“越是战斗激烈的地方，越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在必要的时候，领导干部深入前边去是可以的。可是指挥员的责任，首先是考虑全面，不能只着眼于一点，更没有必要亲自跑到前沿去拼刺刀。”他的眼光停留在那支沾满血污的步枪上。

“这，嗯，”吕杰很不得劲似的咽了两口粗气，红着脸说：“刚才，敌人突然增加了坦克和兵力，我到双头山看看情况，碰上了，就手干了一家伙。”他生怕副团长再提他拼刺刀那回事，急忙岔开话题，说：“你不是想弄个舌头吗，我马上给高材打个电话。”

马耀华说：“我自己到前边去，就手观察一下敌人的情况。”临走的时候，顺手拿起吕杰身边那支沾满血污的步枪，语意深长地说道：“吕杰呀，你和姜治国讲的那番话，自己也该好好地想一想。现在你当了营长了，你的任务不是使用一把刺刀，是使用好八百把刺刀。一把刺刀只能刺死几个敌人，八百把刺刀却能消灭几百、几千个敌人，这两者到底哪个重要呢？”

吕杰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这，副团长，你放心，往后我一定注意。”

从一营指挥所奔西南，有一道又陡又深的峡谷，穿过一连主阵

地——七二一主峰的左山脚，直达一连的前沿阵地——双头山。

小王问：“首长，到不到一连指挥所？”

马耀华说：“直奔双头山。”

这时，敌人的炮弹带着咝咝的啸音从头顶飞过，双头山的南边，哒哒哒地响起敌人重机枪的声音。跟着，响起激烈的冲锋枪、步枪的射击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敌人开始进攻啦！”小王紧张地说。

马耀华加快了脚步。

他们赶到双头山北坡的时候，山南的杀声停止了。敌人又开始了猛烈的炮击。一霎时，前边几个山头被爆炸的烟火吞没了。透过炮弹爆炸的烟尘，马耀华一眼看到，从东南那个小山包——就是吕杰说的今早一连反击下来的那个小山包的后边，跑来一个身材出奇高大的人，那人的动作异常敏捷，跃过峡谷，翻过石崖，用手攀着树根、藤萝，像个灵巧的山羊似的，顺陡崖的北坡，向双头山主峰跑来。马耀华一眼就认出了，那人正是守卫双头山前沿阵地的一连一排排长林虎。

林虎那两只猎人的眼睛也早认出了对面来的三个人。紧跑几步，伸出两只大手，紧紧地握住马耀华的一只手，又高兴又激动地说：“首长，你咋这时候到前沿来了？”

马耀华懂得林虎的心情，笑着说：“现在不是打得正激烈吗？”他看着前边那个山头上腾腾的烟火，问道：“守卫前沿的是哪个班？”

林虎说：“一班。副团长放心吧，别看王黑旦平素不言不语，打起仗来又勇猛又灵活，他带着一班，连着打退敌人六次冲锋，消灭敌人四十多，自己班里才一个轻伤的。”

马耀华高兴地说：“王黑旦进步很快。一班全体都应该受到表扬。”

林虎生怕在这半山坡上说话，对副团长有危险，忙说：“首长有

啥指示,到指挥所再说吧。”他一手攀着藤萝,一手挽住马耀华的胳膊,那么陡的山坡,马耀华竟觉得自己的两脚一点也没有吃劲,硬是凭林虎的手劲,很轻松地攀上了双头山的主峰。

这双头山原是战士们根据山的形状给它起的名字。是一道由西南走向东北的陡峭的山梁,山梁上边突起两座山峰,西南那座高的就是双头山主峰。主峰南边有个低矮的山包,好像双头山大门口的影壁,那就是林虎说的一班守卫的双头山前沿阵地。从扬口奔金化的公路,到这里甩了个硬弯,从正南折向东北。这一段公路又窄又险,左边是双头山立陡的石崖,右边是很深的山谷。敌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要想突向金化,就必须闯过这段险路。可是一连一排和二排却居高临下地控制了这段咽喉要道。敌人攻了两天多,死伤三百多人,寸步未进。敌人的坦克在这段又窄又险的公路上,接连被一排击毁了四辆,这些坏坦克堵住了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道路。敌人把这个阵地看成眼中钉,疯狂地向这个阵地倾泻着钢铁。马耀华随林虎攀上双头山主峰的时候,敌人的火力正猛。

林虎把马耀华带进指挥所以后,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道:“首长,到了这地方,就啥危险也没有了。”

这个前沿指挥所的位置果然选得好。迎弹面是一座立陡的石崖,那石崖上凸下凹,形成一个天然的巨石顶盖,从指挥所向两边各伸出一道交通壕,交通壕的底下是防炮的“猫耳洞”,上边是冲着公路的射击掩体,以指挥所为中心,左右呼应,指挥起来非常方便。在大炮的轰隆声中,二三班的战士们全镇静地坐在“猫耳洞”里,准备着战斗,只有三班长钱二成一个人趴在指挥所南边的掩体里,监视着敌人的活动。

副连长郑天保和二排长李明,正在指挥所里研究事情,一见马耀华进来了,两个人同时跳起来,惊喜地喊了声:“副团长!”一个人抓住了马耀华的一只手,李明那孩子气的圆脸几乎贴到马耀华的脸上,郑天保高兴地说:“副团长,你这一来,等于给前沿又增加了

一个排的战斗力!”

坐在两旁猫耳洞里的战士们,听到马耀华的声音,兴高采烈地呼喊:“副团长来啦,副团长到咱们阵地上来啦!”

马耀华笑着向两旁的战士们招着手,说:“团长问候前沿的同志们!”

战士们激动地喊:“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全从猫耳洞里探出头,用热烈的眼光注视着老首长,但都没有离开自己的战斗位置。

郑天保忙对话务员说:“赶紧报告连长,副团长安全地到达了双头山前沿指挥所。”

马耀华说:“不要告诉他们,我一会就到连指挥所去。”

林虎拿过一个背包,在石头上给副团长垫了个座位。

马耀华就在三个干部当中坐下来,他见前沿上的三个干部聚到一起,就问:“你们要开会?”

郑天保说:“发现了新情况,研究一下对付的办法。”

马耀华说:“那就抓紧时间,我在这里听一听。”

郑天保说:“好。我们研究以后,有什么不妥当的,副团长再指示。”转身对林虎和李明说:“刚才,咱们的左翼,二营那边已经打响了。咱们的右翼,二连阵地的对面,敌人正在集结。看样子,敌人在这里接连受挫以后,战术有了变化,想用两翼钳击的办法,分散咱们团的火力和兵力,然后集中主力向这里突击。打下刚才那次冲锋以后,这里对面敌人曲射炮的炮位向前挪了,从南边传来坦克运动的声音,就是明显的征候,咱们要做好准备,还击敌人更猛烈的进攻。关键是做好打坦克的准备,只要把坦克的进攻打破了,敌人的步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怎样对付敌人的坦克?咱们的反坦克火炮不多,只有两门火箭筒,主要靠手头现有的手榴弹、手雷和几根爆破筒。所以,怎样打,在什么地方打,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我的意见,根据现在的条件,还是把坦克放到下边这段险路上打。”

林虎说:“最好先从后头动手,这段公路这么窄,只要打坏后头

一两辆,就把前边坦克的退路截断了,前边的坦克准得慌,一慌就容易对付了。”

李明说:“应该把那两门火箭筒配属给一班,从一班阵地上,用抵近的火力,向后边的坦克突然开火。”

郑天保说:“对,敌人最怕的就是‘兜旋战术’,咱们就给它来这一手。你们回去以后,向反坦克小组好好布置一下,只要在这段险路上再打坏它四五辆,那些坏坦克就构成了很难越过的路障,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就别想突过双头山阵地。打坦克的办法就这样定下来。步兵怎么打?也得动动脑筋。咱们不能指望炮火的掩护,主要靠自己手里的步兵火器,这是不利的方面;可是咱们这个阵地南边很陡,敌人很难攀登,这是有利的方面。根据这个情况,必须采取近战的打法,要沉着,把敌人放到四、五十公尺,甚至二三十公尺的地方,用短促集中的火力,狠狠地收拾他们,这样更容易发挥步兵火器的威力,用少量的弹药,消灭大量的敌人。咱们这次是脱离后方作战,任务很重——要阻击敌人,以后还要突围,可是弹药就这么多,没有后续供应,所以节省弹药很重要,特别是前沿部队,更要注意。”

李明激动地说:“副连长,一排在前沿已经打了两天了,咱们二排坚决要求替换一排,参加前沿的战斗!”

郑天保乐了,说:“你着什么急,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咱们的对面是敌人一个师,你那个坚决性有施展的地方。打退下次冲锋以后,咱们出击一下,你们二排也参加。出击的时候,还给他来个‘兜旋战术’,一班先截断敌人的退路,然后二、三班和二排自上而下,猛烈突击,一定要狠一点,叫它往后一靠近双头山就腿肚子打哆嗦。乘着敌人的乱劲,就便抓一个活的回来。”

马耀华说:“最好是指挥官,可以了解敌人更多的情况。”

郑天保说:“得,抓他戴肩章的。这个任务给一班,因为敌人进攻的时候,指挥官总是在后边。”

马耀华说：“战场捕俘比较困难，做得到吗？”

林虎说：“首长放心吧，只要他们指挥官有活的，准能抓回来。”

郑天保说：“副团长，我们要商量的就是这两个问题，看看副团长有什么指示？”

马耀华很高兴，他觉得这三个基层干部对敌情的分析和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半年多以前，其中的两个还是新兵，对战争毫无知识。这说明我们的部队在实战中成长得很快，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就说：“我同意你们的办法，回到排里以后，替我问候同志们！”

马耀华的话音刚落，敌人的炮弹带着破空的啸音从头顶飞过，开始延伸射击了。坐在两旁猫耳洞的战士霍地跳起来。

郑天保急忙喊：“你们慌什么！敌人的重机枪没响，坦克没出动，怎么会发起冲锋？他们这是使的鬼花招，骗我们进入野战工事，然后用迫击炮打我们，我们不上这个当。”又对林虎和李明说：“现在正是个空隙，你们两个赶紧回到自己的指挥位置去，告诉同志们，副团长在咱们阵地上，一定要打出点威风来，好叫团首长放心。”

两个人答应一声，离开了指挥所。

郑天保的判断一点儿也不错，过了三分钟，敌人又开始了火力急袭，而且面积扩大了，双头山左翼的二营阵地和右翼的二连阵地也遭到了猛烈的轰击。落在双头山的大部分是迫击炮弹，有几发炮弹击中指挥所的巨石顶盖，指挥所里像擂鼓一样，发出震耳的轰鸣，落在附近的炮弹掀起的碎石、尘土，不断从入口飞进来，弄得指挥所里烟气腾腾。郑天保的精神陡地振作起来，用手抹去脸上的烟尘，说：“李奇微的裤兜里还真有点存货，别管顶用不顶用，他还是真舍得甩炮弹。”

马耀华问，“敌人向你们冲击的时候，一般使用多少部队？”

郑天保说：“开头是一两个排，刚才那次增加到一个连。”

马耀华说：“敌人的冲击部队肯定还会增加，如果不增援你们新的力量，能够坚持下去吗？”

郑天保说：“我们打保票。对着脸干了两天多，心里有个底数了。用林虎的话说：美国鬼子就像挨过枪的兔子，经过五次战役的打击，胆子越来越小，冲击能力很差。可是我们的战士个个赛似小老虎，而且这里地形有利。这道山梁好像瘦狼的脊背骨似的，又窄又陡，我们的工事大部在脊背骨的后边，敌人的大炮对这里发挥不出威力。他拼命地甩炮弹，不是打到迎弹面，就是飞到山后去了，打到现在，一排才伤了七个人，二排基本上没有动用。”

马耀华说：“你们做得对。在前沿上一定要保持必要的机动力量。”

敌人第二次火力袭击持续了五分钟，开始延伸射击，从南边公路上传来隆隆的坦克运动的声音，掩护步兵冲击的重机枪也哒哒地打响了。

郑天保腾地跳起，提着冲锋枪进入了射击掩体。

马耀华也随郑天保进入了射击掩体。

只见一辆重型坦克和四辆中型坦克已经闯过了双头山前沿阵地，坦克后边跟着大约两个连的步兵，密密麻麻地顺着公路往前拥。在公路西边——深谷的对岸，有一个多连的敌人，正弯着腰，向二连阵地跑去。可是我方阵地上寂然不动。

眼见坦克越来越近，已经全部闯进双头山下边那段又窄又陡的公路，带头的重型坦克顶住堵在窄路上的坏坦克，吃力地哼哼着，接连把两辆坏坦克顶到窄路旁的深谷里，后边四辆坦克上的炮火，则像暴雨似的向前沿阵地和双头山主阵地打来。在坦克炮火和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跟在坦克后边的敌人拉开了攻击队形，有两个多排冲上了前沿阵地，有一个多连的敌人，在一个高个子、红头发军官的指挥下，爬上了双头山主阵地的陡坡，一边哇哇地喊叫着，逼近了山顶。就在这时，前沿阵地上突然响起暴烈的机枪、冲

冲锋枪、步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紧接着，双头山主阵地和二连阵地上的火力也相继展开了。进攻的敌人像一溜溜被炸断的朽木，摔下陡坡。

猛听前沿阵地上响起震天的杀声，林虎带着一班从陡坡上猛突下去。

双头山主阵地的二、三班和二排的战士们也跃出工事，自上而下，用短促的火力向敌人猛扫。

前边的敌人来不及回身逃跑，仰面栽到后边敌人的身上。二排在李明的带领下，攻势格外猛烈，有两个班挺着雪亮的刺刀，已经闯进敌人群里。

敌人的坦克炮塔疾速地旋转着，却不敢发射，因为双方的人贴得太近，有的已经搅混到一起。

就乘这个乱劲，配属一班的两门火箭筒，伸到山脚下边，接连几发炮弹，全击中后两辆坦克的油箱，坦克发出剧烈的爆响，腾起两片烟火。前边的重型坦克上的敌人，从顶盖探出头来，惊慌地向后张望。李明抓住这个时机，一颗手雷擦着敌人的耳根飞进坦克里，只听轰地一声，重型坦克从里边爆炸了。当中的两辆坦克更慌了，往前去，被坏坦克堵住了；想后退，也被坏坦克堵住了。那两辆坦克就像陷进泥塘里的蠢猪，哼哼地怪叫，却无法行动。这时，三班长钱二成和五班副罗大全，利用坡脚的灌木作掩护，双双地逼近了坦克，把喷着蓝火的爆破筒插进履带里，当中的两辆坦克也被炸毁了。

敌人步兵失去坦克的掩护，更加慌乱，两个连的敌人，除了在陡坡上被打死的，全被我方火力压缩到双头山主阵地和前沿阵地之间狭窄的坡脚底下，战士们用冲锋枪、手榴弹猛烈地袭击密集的敌人，一部分敌人被赶到公路上，又摔进右边的深谷。

深谷的右边，二连阵地上响起嘹亮的冲锋号声，二连的部队从山上打下来了。

这次阵地反击，只进行了七分钟，除了进攻前沿的敌人逃回去三十多个以外，大部被打死，有二十多个做了俘虏。

为了防止敌人的火力反扑，郑天保及时发出了撤回的讯号。

一班长王黑旦带着一个小组，押着俘虏，顺着一道窄沟很快地向山后跑去。不料，那个一直躺在死尸中间的红头发军官，猛地跳起，冲着王黑旦举起了手枪。只听叭的一声，敌军官手枪落地，林虎好像凌空而降的巨鹰，跃下陡坡，一把抓住敌军官的红头发，脚下一绊，敌军官扑地摔倒，林虎挟起来，敏捷地向阵地上跑来。

反击部队刚刚回到工事里，敌人又发起了新的冲击，从南边的公路上又传来新的坦克的隆隆吼声。在坦克炮火的掩护下，眼见逃回去的敌人和新投入战斗的两个多连的敌人，又拉开散兵线，哇哇地喊叫着，向双头山阵地扑来，前边的被打倒，后边的接着往上拥。敌人向双头山阵地展开了波浪式的连续冲锋。

在地面冲击的同时，敌人二十多架轰炸机和战斗机轮番地向双头山以北的二线阵地和几条运动道路轰炸、扫射，拦阻我军向前沿的增援部队。从前沿到团指挥所，接连十几个山头，烟火腾腾。听两翼，西边的二连和东边的二营阵地，火力射击声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越来越向北。马耀华不由得心一动，看样子，敌人的胃口不小，他们不仅要夺取紧扼险路的双头山阵地，而且企图从两翼包抄整个一团的阵地，现在一团已经处于三面受敌的险境。

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马耀华心里已经有了底数。敌人真像林虎形容的，就像挨过枪的兔子，勇气越来越小，他们虽然投入了大量的部队，火力也相当猛烈，但始终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又在野战工事里观察了几分钟，回到了指挥所。

正好这时，林虎挟着俘虏跑进来，扑通一声，把俘虏扔到地上，一边擦着脸上的烟尘汗水，说道：“首长，你看咋样？真抓来个指挥官，还是两道杠的。”

马耀华一看俘虏，真是两道杠、一个花，是个少校。

那红头发少校用受伤的手，抹得满脸血污，翻着白眼，躺在地上装死。可巧，一颗炮弹在指挥所的巨石顶盖上爆炸，擂鼓似的轰然巨响，吓得他突地跳起，浑身剧烈颤抖，两手抱住脑袋，屁股狠命地往石壁上拱，像是要拱进石头里，免得被他们自己的炮弹打死似的。

郑天保看着俘虏那副丑态，不由得哈哈大笑。

马耀华对英语联络员说：“先给他治治恐惧病。”

英语联络员对俘虏讲了好长的时间，又递给他一支纸烟。

那俘虏先是惊恐地看着联络员，又抬头看看指挥所的顶盖，许是他看那巨石顶盖很结实，炸不死他，这才急剧地伸出手，抓住那支纸烟，可是手抖得利害，好半天才把打火机打着了，连连地大口地吸着烟。

联络员又耐心地给他讲解志愿军的俘虏政策。

俘虏神魂不定地看着指挥所里的人，见人们的脸色挺平和，不像要杀他的样子，才渐渐地定下神来，连连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又把手按在胸前，向联络员鞠躬。

联络员皱着眉，注视着俘虏的动作，翻译说：“他感谢仁慈上帝的保佑，更感谢无敌的志愿军的不杀之恩。”

马耀华说：“他既然能够讲话了，叫他谈谈敌人的情况。”

大概，俘虏已经看出了马耀华是这里的高级指挥员，猛地向马耀华转过身，脸上带着卑微、谄媚的假笑，更深地鞠躬，并且伸出了一只手。

联络员说：“他认为，他能够为威力无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效劳，深感荣幸，这是上帝赐给他的光荣。”

郑天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虽然不认识他们那位上帝，可是还是替他难过。他创造人类的时候，怎么造出了那么多不肖子孙！第一次战役，咱们在黑岩山俘虏的那个中校比勒斯，活像个快要咽气的疯子，已经做了俘虏，还抓着小脑袋上的几根黄毛，疯

狂地喊叫美利坚无敌的钢铁威力。这个红头发少校,还不如他的前辈,连那点疯狂劲也没有了,光剩了叫人恶心的贪生怕死的丑态。真是黄鼠狼下老鼠,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上帝从天堂看到他们这番表演,一定会臊得他老人家咽不下面包干!”

逗得指挥所里的人哄地一声笑起来了。

俘虏以为他的丑态受到了赞赏,乐得手舞足蹈,不住地打着手式,叽哩哇啦地讲起来。

联络员翻译说:“他自己介绍是少校营长,他说,今天早晨,他们的师长带着指挥所到了双头山以南的水源洞。因为陆一师在这里攻了两天多,寸步未进,受到李奇微的斥责。他们的师长就向下级指挥官大发雷霆,并且下达一道死命令,今天一定要突破黄河部一团的阵地,在猛攻双头山的同时,加强两翼的攻击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就地消灭黄河部一团,在明天拂晓,要到达北汉江一线,和两翼的追击部队靠拢,实现他们的‘穷追’计划。”

俘虏提供的情况,完全证实了马耀华的判断。

林虎刚把俘虏带出指挥所,敌人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攻击,光在双头山和二连阵地的正面就展开了两个多营的兵力。

可是,就在这时,水源洞——俘虏所说的敌人师指挥所一带,突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这枪炮声立刻把进攻的敌人震慌了,还没有冲到阵地跟前,就纷纷溃退下去。

听两翼,火力射击声也很快稀落下来。

马耀华心里不由得一愣,水源洞一带的战斗,是哪个部队打的呢?

那里的枪炮声和眼前敌人惊慌溃退的情况,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他脑子里突地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仔细地观察了通往水源洞一带的地形和运动道路以后,在心里很快地拟出了夜间的转移计划。他刚想用步谈机和团里联系,一营教导员姜治国赶来了。

姜治国像是因为副团长先到了前沿,而自己竟没有陪同前来,

感到十分羞愧似的，局促不安地微笑着，说：“团长请副团长马上回去。一营的阵地，请团首长放心。”

马耀华说：“根据战斗情况的发展，你们在固守双头山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侧翼二连的方向。敌人在双头山接连受挫以后，很可能改变战术，舍近求远，利用二连阵地易于攻击的弱点，把主力转向二连，占领二连阵地以后，再从侧翼截断双头山的后路，前后合击，挤掉双头山阵地，打通北进的道路。这件事，你们一定要警惕。”

姜治国说：“我马上到二连去。”

马耀华说：“可以。到那边看看敌人在侧翼耍的什么新花样，及时报告团里。”

马耀华刚下到双头山山根，水源洞一带的枪声停止了。他不由的又是一愣，为什么那里的战斗这样短促呢？

二

曹恩站在团指挥所的前边，全神贯注地听着水源洞一带的火力射击声。那里的战斗又打响了。看样子，敌人的师指挥机关很惊慌，天还没有全黑，竟打起满天的照明弹，把西南方的天空映得青煞煞的。但那里的战斗只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枪炮声就逐渐稀落下来。零星的枪声向南方移去，照明弹也一群一群地撒向南方的天空。大概攻击敌人师指挥所的部队向南方转移了。

曹恩带着不解的神情问：“副团长，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马耀华也正奇怪。想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朝鲜的游击队；一种可能是，友军的后卫有小部队被敌人截断了。看来，这个部队在极力策应我们，但他们人数不多，也没有重火器，所以只能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打一下就走。”